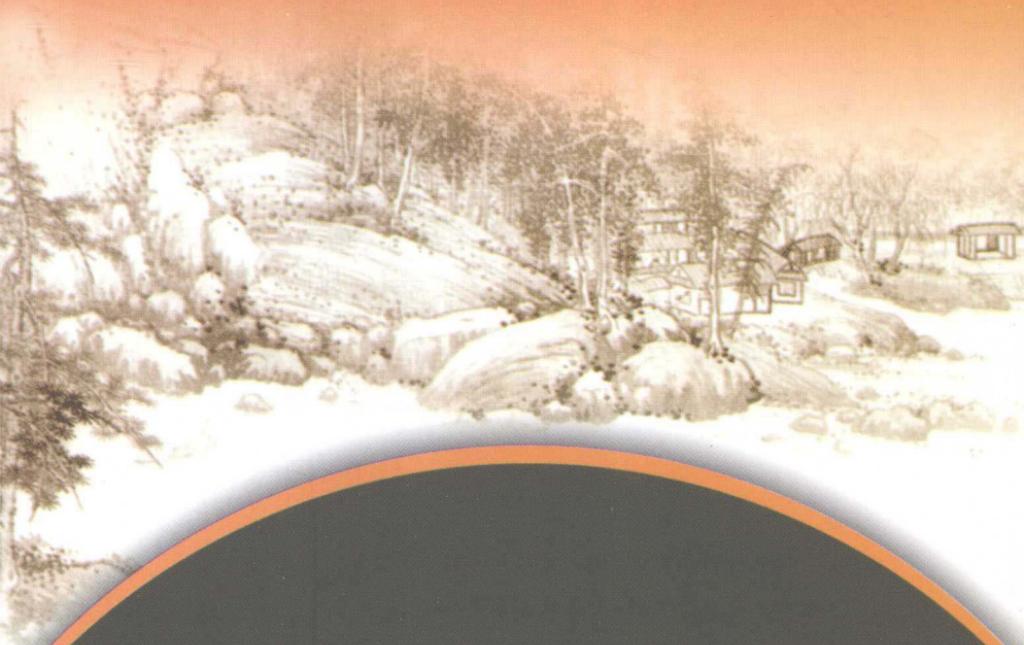


岳 \ 麓 \ 学 \ 术 \ 文 \



稽古 探新

古典文学论集

胡敬君著
岳麓书社



古典文学论集

胡敬君著
岳麓书社

责任编辑 李润英
封面设计 蔡 晟

稽古探新
——古典文学论集
胡敬君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河西新民路 10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长沙市宏发印刷厂印刷
2001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 字数:170,000
ISBN7-80665-084-9
G·225 定价:1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长沙市雨花路 170 号 邮编:410007

序

1982年，在汨罗召开的湖南省屈原学术讨论会上，我结识了敬君。当时，他还是湖南师大中文系四年级学生。他率直热情的性格，勤奋进取的精神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17年后，他从岳阳电大调入岳阳师院中文系任教古代文学，我们便成了同一教研室的同事。虽然他已步入中年，又是副教授，但其性格和精神依旧。前几天，他请我为其论文集《稽古探新》作序，并说他还有一部《先秦文化研究》著作，书稿也已杀青。作为朋友和同事，我为他有今天的成就而高兴！

古典文学研究，常被人误解为钻故纸堆，没有现实意义。其实不然。

朱自清在《经典常谈·序》里说：“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这里说的“经典”，“指的就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用文字写记下来的东西”（叶圣陶《重印〈经典常谈〉序》）。显然，古典文学包括在“经典”之中。因此，我们套用朱先生这句话，也可以说：“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它在已经产生了的过去的文学和将要产生的未来文学之间起传承作用。说它“不在实用”，并不等于说它没有现实意义，正好相反。大家知道，先秦儒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似乎也没有实用价值，但对我国文化的传承发展来说，却起了非常积极的历史作用。这类研究成果，在先秦称之为“传”。如“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就是研究孔子《春秋》的三部

著作。如果没有“春秋三传”，我们今天就无法读懂《春秋》。你能说这种研究没有意义吗？

研究古典文学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说：“文之难，而诗之难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所谓“辨于味”，就是要读懂作品，这是赏析一切文学作品的基础。要读懂作品，就是要对作品进行分析、综合，抽象出超越历史时空局限的文学思想和艺术精华，这种“抽象”，无不闪耀着研究者所处时代的时代精神和价值取向，从而影响着各自时代文学创作的发展。因此，每一个时代都必然对过去的文学重新进行审视。这种审视在不断的否定与肯定中推进，才创造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的文学发展史。

这种学术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敬君的《稽古探新》就是一部这种性质的学术著作。这里收集的二十篇文章，内容涉及到先秦至清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性作家和作品。作者力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作家作品或作思想评价，或作艺术分析。一篇文章论述一个问题，每篇文章都记录了作者辛勤跋涉的足迹和学术见解。试举二例，以见一斑。

作者在《论司空图美学思想的创意》中，把司空图的“韵味说”同刘勰的“余味说”、钟嵘的“滋味说”三相比较，论析出“韵味说”不同于“余味说”和“滋味说”之处，在于侧重作品形象本身所包含的神韵不一样，强调艺术形象和意境引起欣赏者想象后所获得的一种境界和情绪，更重视审美主体在审美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这就把晚唐的司空图对南朝的刘勰、钟嵘在这一方面的理论创意的继承与发展讲得非常清楚了。

再如在《屈原和中华民族文化》中，作者对产生屈骚的文化

背景和屈骚产生后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两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观点既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同时又闪耀着作者的智慧之光。比如在论述屈骚“逆反直观外推与内向反思的思维方式”时，先从“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宗法式的农业社会”分析出“人们在观察外部世界时，便习惯于将人、自然、社会重叠起来，进行横向的联系，靠一种‘直观外推’与‘内向反思’的往复推行的思维方式”，“很少敢逆向探究其本质”的文化背景，然后论证“屈原则不然”。接着以具体作品《天问》为例，进行分析，论定屈原“不与世俗相俯仰，对‘天’和尊天的诸多旧说，进行大胆怀疑、批判和责问，而提问的态度又是那样的执着，抓住不放，问得理直气壮，无畏无惧，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这种对‘天命论’的怀疑和批判，特别是对传统文化采取的逆反思考的思维方式，一定程度上扫荡了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的板滞僵化的思想教条，为后世代代相继的文化革新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这也充分显示了作者广阔的学术视野和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

本书二十篇文章皆敬君默会深思之所得，至于所求“酸咸以外”之“味”，我不敢妄断其皆得其旨，只是我读其中的每篇文章，都有所获益。

愚以为大学问家的成功之路，大凡经历了这样大致相同的三个治学阶段：首先是对本学科的广而博的研究，接着便抓住其中一两个问题作深入探求，取得突破性的独到成果，然后把这种深度的研究扩展为对整个学科作全面的审视。这个“博——深——博”的过程，就是一个由“渐”到“顿”的积累发展过程。敬君的这本书，是他为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升堂入室而“炼内功”的记录，这一步走得非常扎实。如果在此基础上，咬住一两个课题，千锤万击……扎实走过去，那么明日的敬君，其学问之

大，莫可测其涯涘矣！

这条道路是艰辛的。但是我坚信，敬君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江立中

2000年6月于岳阳师院

目 录

序	(1)
浅谈中国神话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1)
孔子文艺美学思想发微	(9)
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	(21)
孟庄散文艺术比较谈	(31)
庄子文艺美学思想试论	(37)
浅论《庄子》寓言的艺术成就	(59)
屈原和中华民族文化	(69)
论屈原诗歌的思想意义	(77)
论《九歌》的艺术特色	(89)
屈原诗歌浪漫主义特色构成试论	(101)
琐议建安文学与“建安风骨”	(113)
论汉赋的起源、演变及思想性	(119)
论司空图美学思想的创意	(131)
略论杜甫题画诗的美学意义	(142)
论苏轼题画诗的美学意义	(150)

试论杜甫诗歌中的戏剧因素	(160)
《岳阳楼记》成因浅说	(173)
试论《水浒传》人物绰号的作用	(181)
论《儒林外史》的对比讽刺艺术	(192)
曾国藩文学思想刍议	(203)
后记	(211)

浅谈中国神话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的创造物，作为原始人类特有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方式加工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13页）。它反映的是那一特定时代的人类生活、思想情感和理想、愿望。它告诉我们，原始人类是如何不屈不挠地同强大的自然力进行顽强斗争的，是对未来的世界充满了希望和美好的憧憬的。这对未来世界的希望与憧憬，及由此而产生的幻想，对于他们那一时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后世的人们，都成为一种推动和鼓舞力量。

神话是远古人类集体创作的口头文学，是中国古代独特的民间文学样式之一。作为原始时期人类社会意识的最初记录，它是中国文学艺术的发祥所在，是人类历史文明的第一页，“不问小说或诗歌，其要素总离不开神话”（《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国神话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是无庸置疑的。

神话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体现了古人类不屈服于命运、强烈要求改变生活现实、追求美好未来的愿望。在人类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幼年时期，人们的生存时时都受到强大自然力的严重威胁，但神话中表现出的不是恐惧，不是退缩，而是同强大的自然力相冲突、相搏斗。在他们看来，天破可补，地陷可支，水可填，火可灭，一切猛禽怪兽都可以擒除。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羿射九日、鲧禹治水就洋溢着这样一种豪迈的英雄气

概和大无畏的乐观主义精神，表现出了人类对自己力量的充分信心。这种想象力对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必不可少的。在刑天、共工这些英雄人物身上，凝聚着远古人类不畏强暴、敢于反抗的战斗精神。尽管他们的斗争并没有获得最后的胜利，并往往以悲剧性的结局而告终，然而，他们敢于同强大的自然力抗争的斗争精神，同不可抗拒的自然力进行殊死搏斗的高傲的反抗意志却不能不使人钦佩。神话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最初源头，对我国后世积极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收录了我国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三百零五篇作品。这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它的基本风格是现实主义的。但是，就是在《诗经》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神话对它的影响。从题材上说，在《诗经》里，不乏神话题材的运用，如禹、后稷、契等，都被写入了诗中，受到了《诗经》作者们的热情歌颂，在他们身上都赋予了显著的神性。如对于禹，就有以下一些赞辞：

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长发》）

信彼南山，维禹甸之。（《信南山》）

奕奕梁山，维禹甸之。（《韩奕》）

丰水东注，维禹之绩。（《文王有声》）

山川都是禹治水所缔造的，禹的神性可以想见，这显然是受了古代神话的影响。至于《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对殷始祖契的歌颂，《生民》对周始祖后稷诞生的种种神异的描写，也都看得出是取材于神话的。并且这两首诗实际上也成了后稷与契诞生神话的最早记录。

屈原的楚辞，堪称化用神话材料、发扬神话浪漫精神之典范。诗人广泛采撷荆楚一带广为流传的神话传说，创作了《离

骚》、《天问》、《九歌》、《九章》、《招魂》、《远游》等充满奇情异态的诗作。在这些诗篇中，屈原运用神话题材，上天下地驰骋着自己丰富的幻想，以抒写他对于当时楚国腐败污浊的现实政治的不满与愤慨，对人民处于深重灾难的哀怜，表达出了他的热忱的爱国主义思想。屈原在幻想中御风乘龙，召唤群神，遨游天上人间。种种越轨的想象，夸张的渲染，使整个作品呈现出一种瑰丽警拔的格调，这一切正得益于神话特别发达想象力的启示。《天问》是一首非常奇特的长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首诗神话题材运用得最多，作者的忧愤也最为深广。诗人一口气提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除神话以外，还包括历史、传说，乃至仙话。其中以神话的比重最大，它记述了女娲、羿、鲧、禹、简狄、后稷、舜、王亥、伊尹等人的神话，有些神话还是第一次出现，成为最早的原始记录。如鲧神话中的“鴟夷衔”“化为黄熊”等事，羿神话中的“射河伯、妻雒嫔”“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等事，都是。更为重要的是，诗人所表现出的与恶势力抗争不止、“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战斗风格，也同神话那种奋发向上的精神一脉相承。

神话也影响到汉魏六朝的诗歌。《古诗十九首》里有一首《迢迢牵牛星》：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
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这首诗全取材于牛郎织女的神话，写织女隔着银河遥思牵牛的愁苦心情，表现了受爱情折磨时的痛苦。牛郎织女的故事最早见于《诗·大东》，到汉魏时人物的形象和故事的大概情节都出来了。

晋代诗人化用神话入诗的，有阮籍的《咏怀》，如“夏后乘灵舆，夸父为邓林”、“应龙沈冀州，妖女不得眠”；郭璞的《游

仙》，如“灵妃顾我笑，粲然启玉齿”、“姮娥扬妙音，洪崖倾其颐”等等。诗人们借神话抒写忧时伤世的心情和高蹈遗世的向往，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陶渊明也运用神话题材入诗，他的《读山海经》其十是这样写的：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

这首诗歌颂精卫与刑天的复仇精神，正是诗人自己嫉恶抗暴的感情表现。“猛志固常在”说明诗人济世的志向，永远不会熄灭。鲁迅把这类诗称作“金刚怒目式”，他说：“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地飘飘然。

神话影响于唐代诗歌尤为显著，不少诗人的诗篇中都有神话方面的取材。特别是盛唐诗人李白，在其诗作中有大量的神话典故，抟黄土造人、炼五彩石补天的女娲、钓巨鳌的龙伯、在月宫孤凄冷寞的嫦娥、射九日的后羿、撞折天柱的共工等等，都成了他创作的题材。这部分作品，往往具有积极浪漫主义情调，寄寓着他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例如他的名作《梦游天姥吟留别》，用梦中幻觉描绘出了一个活生生的神话仙境，这里青烟紫云、电光闪耀、雷震霆击、云神披霓乘风降临下界，展示出“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的奇景。诗尾笔锋一转，归结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上。梦中奇幻的景象，正是李白为着抗议现实而虚构的一个与之对立的世界。这样，神话材料在李白手里又一次显示出积极战斗的作用。而夸张、幻想等手法的运用以及浓郁的神话色彩，也使李白的诗具有了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

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诗作也巧于运用神话题材。如《锦瑟》的“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无题》的“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月夕》的“兔寒蟾冷桂花白，此夜嫦娥应断肠”等等，都是情景交融、用典浑成的佳句。

赋是汉代文学作品的主要样式之一，受神话影响也非常明显。在汉初的赋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羽猎赋》、《甘泉赋》中，开始有了一些神话的人名、地名和物名被引用，如宓妃蚩尤、虞渊悬圃、枭阳獬豸之类。汉末张衡的《西京赋》和《东京赋》，也采取了很多神话材料。在《东京赋》里有这样一段：

尔乃卒岁大傩，殴除群厉。方相秉钺，巫觋操剗。振子万童，丹首玄制。桃弧棘矢，所发无臬。飞砾雨散，刚瘴必毙。煌火驰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然后凌天地，绝飞梁。捎魑魅，断猖狂；斩蛟蛇，脑方良；囚耕父于清泠，溺女魃于神潢；残夔魈与罔象，殪野仲而歼游光。八灵为之震慑，况魃蜮与毕方。度朔作梗，守以郁垒，神荼副焉；对探索苇，目察区陬，司执遗鬼。京室密清，罔有不韪。

虽然诗中只是铺写宫廷中大傩的情景，却是通过幻想，运用了大量神话材料，把逐疫时的情状描写得如火如荼，十分真切。

曹植为纪念其妻甄后，模仿《神女赋》写过一篇《洛神赋》。在这篇赋中，曹植把甄后比为洛水的水神宓妃，着力描写她的容态、举止、服饰，又把屏翳、川后、冯夷、女娲等神人做为陪衬，使所写之景光怪陆离，烘托出了洛神的不同于凡众的神性美，表达了诗人对自己爱人的无限情思。

神话传说还为我国小说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游记体神话小说《穆天子传》，就是利用上古神话写成的。

这部书大约作于战国初年，叙“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晋书·束晳传》）的故事。虽然它描写的只是一个国君的巡游，并且重点是写和西王母的关系，但它却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一个伟大旅行家所见的广阔天地，使人心胸开阔，开了有意识地以神话素材为文学作品的先例。汉以后采取神话材料做小说的，始于刘向辑校的《列女传》中的《有虞二妃》，里面记有一段娥皇女英帮助舜和他的弟弟象作斗争的神话：

瞽叟与象谋杀舜，使涂廪。舜告二女。二女曰：“时唯其戕汝，时唯其焚汝，鵠如汝裳，衣鸟工往。”舜既治廪，戕璇阶，瞽叟焚廪，舜往飞（去）。复使浚井。舜告二女，二女曰：“时亦唯其戕汝，时其掩汝，汝去裳，衣龙工往。”舜往浚井，格其入出，从掩，舜潜出。（《楚辞·天问》洪兴祖补注引）

二女教舜用鸟工龙裳以救井廪之难，其关爱与担心写得相当生动，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是非常明显的。

魏晋的志怪小说也脱颖于神话，又吸取了一些来自印度的佛教典故。唐代李朝威的《柳毅传》写儒生柳毅和洞庭龙女的爱情故事，人物性格鲜明、情节曲折，富有浪漫主义特色，是神话性很浓的一篇传奇。李公佐的《李汤传》记禹擒无支祁的故事，也是一篇取材于神话的小说。故事说，李汤于永泰（唐代宗年号）年间任楚州刺史，闻渔人见龟山下水中有铁锁，乃以人牛曳出之。霎时风涛陡作，有一怪兽，形如猿猴，身高五丈，闯然上岸，顾视人群。观者见之，惊恐奔走，兽亦徐徐引锁曳牛入水去，竟不复出。当时李汤与楚州知名之士，皆错愕不知其由。其后李公佐到东吴访古，泛洞庭，登包山，入灵洞，探仙书，得《古岳渎经》第八卷，才知此兽名无支祁，原为禹治水经桐柏山时所降伏的一个水怪。故事的主要部分，就在《古岳渎经》所记

叙的禹降水怪的经过上。明清狐鬼变化一类小说，也往往由古神话铺陈推演而来。明代取材神话的小说，首推《西游记》最有影响。《西游记》里的孙悟空，鲁迅认为就是无支祁形象的移植，而具有牛猴二形的无支祁，又是古神话里夔神话的演变。因此《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形象的创造，是直接受无支祁、间接受夔神话的影响的。孙悟空护送唐僧取经，沿途平魔降妖，排除万难，显然又秉承着羿射九日、杀凶兽、斩恶禽，为民除害的余韵。《西游记》是一部发扬了古神话所具有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神话小说。清代小说取材神话而且把神话材料运用得较好的是李汝珍的《镜花缘》一书。小说前四十回写唐遨随林之洋游历海外各国，得睹各种畸人奇俗并珍禽异物之事，就取材于《山海经》所记远国异人和奇特的动植物。神话材料的采取和运用，在作者的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的笼罩下，使得占全书三分之一以上篇幅的游历海外各国的情节，焕发出积极浪漫主义光彩，令人百读不厌。

神话对戏曲创作的影响也是明显的。在《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里，有《关云长大破蚩尤》一出，写宋时蚩尤作祟，使解州盐池干涸，后来玉泉山的土地和关云长并力把蚩尤擒拿，范仲淹遂奉旨为关云长立庙。虽然该剧思想和神话本旨大异其趣，但采用神话材料这一点说明了神话对戏曲创作影响的存在。此外，该书还收有《二郎神锁齐天大圣》、《灌口二郎斩健蛟》、《二郎神射锁魔镜》等神话题材剧目。到了近代，戏曲仍多取材神话。如京剧《嫦娥奔月》取材于羿和嫦娥的神话，不过是把羿混作了后羿；川剧《沉香救母》和京剧《宝莲灯》取材于华岳三娘的神话；黄梅戏《天仙配》取材于牛郎织女的神话等等，都说明渊源于古代神话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一直为戏曲创作所吸取。

值得注意的是，以“五四”运动为开端的新文化运动也利用

了古神话这一“武库”。鲁迅的《故事新编》中的《补天》、《奔月》、《理水》就分别取材于“女娲补天”、“嫦娥奔月”、“鲧禹治水”等上古神话。作为革命浪漫主义一代诗宗的郭沫若的《女神》，其主干篇章都取材于神话。古老的神话在中国新文学中放射出了夺目的光彩，显示出了旺盛的生命力。

毛泽东同志也很注重从远古神话中吸取营养。在他所公开发表的四十几首诗词中，大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篇章引用了神话和传说，并使之和革命的现实主义完美结合。

总之，上古神话以其动人的情致、丰富的想象，葆有永久的艺术魅力；它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对于后世的文学，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1987年4月1日